

编者的话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用文章数量最多的作家，可以说我们对鲁迅并不陌生。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他是那个以笔做矛，“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学斗士。然而今天，通过对鲁迅越来越细致入微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大先生丰富多彩的侧面。

本期邀请到一些喜爱鲁迅作品的著名作家，请他们谈谈阅读鲁迅的感受与体会，还有阅读过程中发生过的那些难忘的事。谈到自己在

写作上曾受到鲁迅启发和影响，以及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影响，作家们也都深有感触。本期还对研究鲁迅的图书进行一番梳理，着重于钱理群、陈漱渝、张梦阳等大家的作品。100多年过去了，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的互联网社会，鲁迅的金句仍然是无所不在的存在，这说明鲁迅及其精神对新一代读者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因如此，研究鲁迅、阅读鲁迅势在必行。

今天的作家如何看待鲁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杨/采写整理

鲁迅文章在课本中的数量仍是大众牵挂的心事

■张之路

作家、剧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委员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霹雳贝贝》《第三军团》《非法智慧》《汉字奇兵》等，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



责呢？没有人想问，没有人敢问。

今天，我们却可以从1931年他给朋友李秉中的信中看出鲁迅当时的处境。1931年1月17日，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在东方饭店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出席会议的柔石、殷夫等36人被英租界巡捕逮捕。柔石被捕时，衣袋里装有鲁迅与北新书局签订的印书合同。为防备不测，几天后鲁迅便与许广平携幼儿海婴到花园庄旅馆避难。这封信就是在避难期间写的，它（信）为李秉中带去了鲁迅被捕是假的消息，表达了对李秉中关心的谢意，同时也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伎俩。当时的小报捕风捉影，对鲁迅的诽谤有不少，故而有“千夫指”一说。这里的“千夫”确切地说，应该是舆论，或者是众说纷纭。

说起孺子牛，就要说到鲁迅的儿子海婴。海婴的出生给鲁迅一家带来许多变化：鲁迅焕发了家庭生活的热情。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购买了许多育儿方面的书籍和麦乳精一类的食品。但他没有任何育

儿经验，呆板地照着书上的规定每两个小时喂孩子一次奶。可事实上，海婴吃了几口便睡着了，鲁迅就把他叫醒继续喂；而没过两个小时，海婴饿了，鲁迅却说时间没到，不让海婴吃，结果孩子一直哭泣很长时间……这些点点滴滴都可以看到鲁迅对这个迟来的孩子的痴情与疼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写下这样一首《自嘲》。其中父亲的身份也绝不能忽视。况且他还有诗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样一个“真豪杰”与“大丈夫”即使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之时，也仍愿意“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孺子牛，既有海婴的意思，当然也可以联想到人民大众。

今天，鲁迅先生的文章在课本中的数量多少往往成为大家猜测和挂念的心事……课本里无论收入先生文章多与少，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说真话、说实话、追求光明、体恤劳苦大众的精神依然应该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只有他，才配得上在“先生”称谓前再加一个“大”字

■徐则臣

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其作品《如果大雪封门》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4年凭借《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2019年8月凭借《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小时候读书，不喜欢鲁迅，因为语文老师老是让我们解释他作品中的微言大义。本身他的散文、杂文和小说思想深度就在平常课文之上，遇到了经常回不过神来，且课本中他入选的文章又比较多，所以对我们一直是个困扰。那时候对文学和语言实在也懂得浅薄，屡屡腹泻，完全不相信“然而……但是……”这样的转折连词和省略号能代表那么多欲说还休的含义。当然后来知道了，尤其是开始写作以后，越发认识到当年语文老师教导得是，鲁迅先生的文章就是有海量的微言大义。因为一个好作家，他完全可以、也必须可以将自己的文学能力落实到一个个最小的语言单位上，比如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符号上。

我开始认真读鲁迅是从高中开始。那会儿喜欢文学，私下里开始写作，我想找一种适合我的文字和腔调。开始学钱钟书，张嘴就是“钱腔”，后来发现对我来说那是个“假嗓子”；似乎跟鲁迅的文字更

对路子，沉郁顿挫，偶有佶屈聱牙。那个时候，我整个情绪黯淡，一天到晚拉着张脸，落落寡欢，自认有些忧世伤生，比同学都深沉，也就纵容自己的想象，整天抱着鲁迅读。那感觉有点像练习书法，觉得临魏碑才够劲儿。进了大学，我开始决定当一个作家了，终于承认，鲁迅的腔调也并不完全适合我。或者说，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声音。

在大学里，倒是逐渐从鲁迅腔调的余音里走了出来，但鲁迅的文字和腔调之外的东西，已经越来越深重地进入到了我内心。其影响不仅在文学的意义上，更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当然，鲁迅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常读常新的，比如《野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每年都会重读。但由于我影响越来越大的，的确是文学外围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某些具体的篇什，或者某一种思想的逻辑与判断，而是越发混沌的、既形象又抽象的一种象征与精神引领。我肯定不敢说学到了多少，或真正改变了我多少，但尽管资质驽钝，还是心向往之。我想，很多人会跟我的感受差不多：就像那火炬，日夜在高烧，不经意抬起头，就能看见；甚至也不一定非得看见，因为你知道它一直在，一定在；由此便更笃定，愿意继续去精进与努力。

翻开他的书，总能找到那些想说却说不出的话

■李东华

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出版有长篇小说《少年的荣耀》《焰火》《小满》等作品30余部，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宣部第十三届、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文津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及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看上去和那些“投枪”“匕首”式的杂文风格完全不同，其实是一体两面。横眉冷对也好，战斗的檄文也好，对国民性手术刀般的解剖也好，一切的初心都是为了人类——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更好地生活并且活下去。

鲁迅先生在犀利的文字内里有一颗炽热的心。他思想的深奥和表情的冷峻，常常会让最初接近他的读者望而生畏，据说当下中学生们有“三怕”，其中之一就是“最怕周树人”。其实没关系，等他们年纪渐长阅历渐深，当新的人生况味在内心翻涌却又无力表达的时候，他们也许会主动回头去亲近鲁迅。因为翻开《鲁迅全集》，我们总能找到那些我们

想说却又说不出的话。神奇的是，愈觉得自己阅世已深，我们就愈觉得鲁迅先生博大精深，他的思想的边界，他的经验的深广，就像地平线一样，我们似乎永远抵达不了。

就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微信朋友圈一位80后作家截图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然后大发感慨说还是大先生深刻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在这个时代鲁迅先生会过时、会被人遗忘，因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和大师一定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与一代又一代人在精神上共振的。尽管如此，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仍需去普及，去把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鲁迅呈现给读者。

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主持或参与编辑2005年版《鲁迅全集》《牛汉诗文集》《汪曾祺全集》等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著有《纸上民国》《有女如彼》等随笔集。



感觉文字背后站着一个如父如兄的鲁迅

■郭娟

140年前在中国绍兴诞生的周树人（原名樟寿），作为周家长孙，有着快乐的童年。百草园里的乐趣之多不必说了，去外婆家看社戏，几个孩子驾驶白航船，如骑着一条大白鱼，在浪花里钻，月光如银，两岸淡黑起伏的山如踊跃的兽脊，远远地向船尾跑去……而野炊的谁家的罗汉豆也是格外香呀！即便在三味书屋，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念唱“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那样不知所云却抑扬顿挫的诵读，也会使聪颖好学的迅哥领略到汉语的音韵之美吧。

然而祖父科场案下狱，父亲的病和死，使周家由小康堕入困顿；出入当铺，白眼与讥嘲，敏感如他，领略必多；而满怀热望为父亲搜寻奇怪的药引子，蟋蟀须是原配等等，最后绝望中都成促狭与恶意。厄运中，作为长子、长兄的迅哥，协助母亲撑起一个家。他是硬生生早熟了。

读他的文章，总感到文字后面站着一个如父如兄的形象。他没有巴金那样的青春感。那样早，便须直面人生惨淡、世态炎凉，使他具有远超一般文人之上的现实感。他懂得世故，以至“三昧”，所谓正人君子、各种好名号或通身大光辉的伟男子，都蒙不了他。他评价他的二弟周作人，只一个“昏”字，再恰当不过了。周作人谈龙谈虎、文明批判、历史批判，清通极了，然而现实中，小到兄弟阋于墙，大到民族大义，无一不昏；而他简淡优容的风度得以养成，是大哥周树人

一度挡在他前面，为他荫蔽出一块“自己的园地”吧？

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既没有颓废弃世，也没有油滑混世，他持守他凛冽的清明，成就作为鲁迅的他自己。从肩负家庭重担，到肩负起中国的沉疴——狂人、阿Q、祥林嫂、华老栓、涓生、子君、闰土们……并且不惮于与一个个昔日友朋分道扬镳，看他们落伍、变质、堕落，“下土皆秦醉，中流辍越吟”，而他持守着自己凛冽的清明。

他的自信从何而来？他嘲笑过一些人“无特操”，动摇。他绝战黑暗的勇气，必是从强大的自信中来——他在智识、格局、道义上，皆高出论敌太多了，在他犀利透辟的剖析下，麒麟皮下露马脚，皮袍下榨出“小”……他战而必胜。

因此他幽默，且比林语堂高明得多。他的优雅风致，随处可见，不仅流露于文章、墨迹，也在他收集的碑帖、印制的《北平笺谱》中，在他对木刻美术的提倡中……他心中藏着童年的百草园、香草美人、屈子行吟，这传统，怎会对他没有熏染？只不过，故园风雨如磐、荆棘遍地，百姓墨面没于蒿莱，花木萧森——粉红色的小花在寒凉的夜气中瑟缩，两棵枣树的铁似的干枝笔直地指向夜空——这是鲁迅的秋夜，他写好一篇杂文，搁下笔，燃一支烟，看几只小青虫旋舞着，撞向玻璃灯罩，丁丁地响，“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艺术学博士，小说家。出版有系列小说《化城喻》《问津记》等，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奖、杜甫文学奖、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等奖项。多年从事《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研究。

自觉会去倚重。

鲁迅的作品，最初我是从家里书架上发现的。很多薄薄的册子，装帧朴素，不甚白的封皮，上面有一字型胡须的鲁迅侧影，旁边是书名，《呐喊》、《野草》……

中学时还为能解释“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好处，颇为得意。但渐长，略明白了一些，也就起了敬畏之心，自然不敢乱说了。后来思忖使用最多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一些论《红楼梦》的话。

鲁迅作品提供了诸多恒久而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象。即便像《一件小事》这样短的作品，都是牵涉20世纪文艺思潮的大事。百年来斗转星移，但鲁迅依然在场。我在最新的中篇《筑园》中，让后生又谈起了先生所说的“皮袍下的小”。

少年时读了两本小说，有了文学梦。父亲察觉了，对我说：学文者多成者少，若天分才华有限，还是要学一技之长，不能做“空头文学家”。父亲搬来了鲁迅的话，着实让我气馁了一阵子。兜兜转转，三十岁忽然写起小说来，“空头”两个字，却从来不曾忘却，戒慎恐惧。

他说过「一个都不原谅」，但他也说过「创作总根于爱」

计文君